

纪念曹雪芹 逝世240周年

2004 扬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Jinian
Caoxueqin
Shishi 240 Zhounian
2004 Yangzhou
Guoji Hongloumeng
Xueshu Yantaohui
Lunwenji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纪念曹雪芹 逝世三百周年

曹雪芹



1207.411/188

纪念曹雪芹 逝世240周年

2004扬州国际红楼梦
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Jinian
Caoxueqin
Shishi 240 Zhounian
2004 Yangzhou
Guoji Hongloumeng
Xueshu Yantaohui
Lunwenji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念曹雪芹逝世 240 周年:2004 扬州国际《红楼梦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秘书处编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4. 10
ISBN 7-5039-2597-3

I. 纪… II. 纪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-国际学术会议-文集
IV. I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3708 号

纪念曹雪芹逝世 240 周年

编 者 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秘书处
责任编辑 陶 玮
责任校对 崔建文
封面设计 怀 一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7.5
字 数 486 千字
书 号 ISBN 7-5039-2597-3/G·435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2004 年扬州国际《红楼梦》学术研讨会组委会

名誉主任委员：冯其庸 王文章 季建业 王燕文 洪锦华
主任委员：张庆善 陈 勤 丁章华
副主任委员：李希凡 林冠夫 陈毓黻 刘世德 蔡义江
胡文彬 张锦池 孙 逊 左为民 王嘉钧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丁章华 王嘉钧 左为民 冯其庸 刘世德
孙 逊 孙玉明 李希凡 张庆善 张锦池
沈治钧 陈毓黻 林冠夫 胡文彬 洪锦华
徐 飞
秘 书 长：孙玉明 左为民
副 秘 书 长：沈治钧 徐 飞 王嘉钧

2004 年扬州国际《红楼梦》学术研讨会学术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：刘世德 蔡义江 林冠夫 胡文彬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皮述民 冯其庸 刘世德 孙 逊 孙玉明
吕启祥 伊藤漱平 李希凡 李广柏 张 俊
张书才 张庆善 张锦池 陈庆浩 陈熙中
陈毓黻 吴新雷 杜景华 沈天佑 林冠夫
周中明 周思源 周策纵 段启明 胡文彬
梅挺秀 梅新林 蔡义江

目录

解读《红楼梦》	冯其庸(1)
作为精神家园的《红楼梦》	吕启祥(36)
《红楼梦》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	李广柏(52)
《红楼梦》:来自东北的渊源	静 轩(81)
助秋风雨来何速	
——关于对贾府“忽喇喇似大厦倾”的解读	雷广平(101)
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《红楼梦》	周思源(110)
从性别视角论《红楼梦》女性文化的“痴情”生命境界	
.....	李艳梅(123)
从人物品格看《红楼梦》对人情小说	
传统的超越	陈文新 余来明(146)
论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出场艺术	关四平 陈 默(172)
《红楼梦》与八股文研究三题	黄 强 黄进德(185)
《红楼梦》与诗性智慧	孙伟科(208)
诗化爱情和知己之恋	
——《红楼梦》对《聊斋志异》爱情描写的承传	
.....	马瑞芳(224)
“天尽头,何处有香丘”	
——林黛玉论	李希凡 李 萌(235)
贾母与史湘云	曹扬华(269)
何以嫚钗、湘?	杜景华(279)

兼并立冠军之美而居殿军

- 秦可卿排位深思 汪道伦(295)
- 林黛玉解琴析论 朱嘉雯(306)
- 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之人名内蕴揭解 徐乃为(317)
- 关于“阿其那”与“塞思黑”的满文原意 张书才(337)
- 曹雪芹年寿辨 沈治钧(348)
- 解读脂评“索书甚迫”条 杜春耕 蔡义江(377)
- 茗溪渔隐和他的《痴人说梦》 邓庆佑(387)
- 王伯沆的《红楼梦》评点 刘继保(410)
- 历史、交通、宣教——方豪红学研究 萧凤娴(432)
- 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《红楼梦》评价的考查 高旼喜(467)
- 《红楼梦》成书之我见 (日本)船越达志(471)
- 也谈“燕山仍旧窦公无”
- 读红零札 曦 钟(482)
- “红迷”——大高岩 孙玉明(487)
- 《红楼梦》三家英译本与翻译效果论、目的论 洪 涛(504)
- 舒序本和杨藏本 季稚跃(515)
- 数据校正和系统识别
- 我对《〈红楼梦〉中的数据校正》一文的几点看法
..... 彭昆仑(527)
- 乾隆甲戌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重印感言 魏同贤(551)

解读《红楼梦》

冯其庸

一、《红楼梦》是可以解读的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出名的奇书，奇就奇在从易读的一面来说，几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它，真可以说是妇孺皆可读；但从深奥的一面来说，即使是学问很大的人也不能说可以尽解其奥义。一部书竟能把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二百多年来，它既是风行海内外的一部书，也是纷争不已的一部书。

那末，《红楼梦》真是一部不可解读的书吗？从理论上来说，世间的客观事物，都是应该可以被认识的，所以不可知论的观点，是不科学的。但是，从实践来说，什么时候能认识这客观事物，就拿《红楼梦》来说，什么时候能被彻底认识，这就很难预期了。这就是说，终究能解读这部书是肯定的，而何时可以完全解读这部书则是很难作出预测的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对这部书还完全没有解读，我认为积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经验，应该说人们对这部书的大旨是基本了解的，现在说的难解的问题，是指书中较为隐蔽的部分，而并不是说书的整体。

再说《红楼梦》作者本身，是希望永远不被人解读呢？还是希望终究能得到知音，得到解读呢？我认为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们的解读的，不然就不会作出“谁解其中味”的感叹来了。但是，再进一步来说，我认为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

都能解读，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不能解读。曹雪芹处于他的特殊的时代环境，他希望在他的时代，有一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解读。他所以要用“假语村言”，将“真事隐去”，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些人，以免造成文字奇祸；而对广大的读者来说，他是极希望人们能读懂他的书的。至于百年之后，那他就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了。

从作者的心理来说，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别人能了解，那末，他又何必要费这么多心血来写这部书？不著一字，不是更为隐蔽吗？现在他既已著书，而另一方面反复强调“真事隐去”，“假语村言”，而另方面又说明“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”，“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”。这前后矛盾的话，初看似乎不可理解，细味方才悟出，实际上是他惟恐人们不去求解，故意露出破绽，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。

这种藏头露尾，欲隐故显的情景，在文学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，我觉得魏晋之际阮籍的《咏怀诗》就与它有极为相似之处。颜延之说：“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，故发此咏耳。”李善说：“嗣宗身仕乱朝，恐罹谤遇，因兹发咏，每有忧生之嗟，虽志在刺讥，而文多隐蔽，百代下难以情测。”雪芹的朋友敦诚称雪芹是：“步兵白眼向人斜”，是“狂于阮步兵”。敦敏也说“一醉一谑白眼斜”。他们都用阮籍来比喻雪芹，而雪芹也恰好自号“梦阮”。“梦阮”者，梦阮籍也。这样，我们正好从雪芹自号“梦阮”得到启示，阮籍的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所以“文多隐蔽”是因为“身仕乱朝，恐罹谤遇”。则雪芹亦何尝不是。当然雪芹从未“仕”过。且亦不能称他的时代是“乱朝”。但若从雍正夺嫡的时代起，一直到雍正上台就立即大开杀戒，不仅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杀的杀，关的关，而且雍正元年（1723）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即被抄家，彻底败落。雍正五年（1727）底到六年（1728）初，曹雪芹家也被抄，彻底败落。同时破家败落的还并非一二家。处在这样的时代，从雪芹自身的遭遇来说，说自己有

近似阮籍的境遇，有同阮籍一样的“恐罹谤遇”的畏惧，我觉得是合理的，因而雪芹的“梦阮”两字，是有真实的内涵的，他的《红楼梦》“真事隐去”，也就是阮籍的“文多隐蔽”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

无论是阮籍还是曹雪芹，他们的作品尽管“文多隐蔽”，但并不是他们绝对不希望人们能理解，因此我们如能认真地去求索，总应该能找到解读之路的。

二、解读《红楼梦》之路

《红楼梦》的解读，根据我自己的体会，我认为必须要正确地做好四个方面深入细致而切实的研究工作。

第一，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

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，因为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一再提到他的百年家世，从艰难的创业，到种种特殊的际遇，到成就飞黄腾达亦武亦文的显宦家世，到最后的盛极而衰和彻底败落，这些重要的环节，如果不是根据第一手的可信的史料来加以研讨，而是根据道听途说，甚至故意歪曲文献或无中生有地胡编乱造，这怎么能正确地进入解《梦》之途呢。

或曰：《红楼梦》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，何必要了解这么多呢？《红楼梦》确实不是曹雪芹的自传，所以“自传说”是错误的。但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的生活素材来源，却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，这是事实。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《红楼梦》而研究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的生活素材、历史背景，这是完全必要的。反之如果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都弄错了，甚至故意歪曲颠倒了，那末，如何能理解《红楼梦》呢？

纪念曹雪芹逝世25周年

第二，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

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，不仅仅是曹雪芹生活的不到十年的时间（约1715~1763），而且还应该了解曹雪芹出生前的一段历史状况，因为这都会对作者产生影响。特别是对曹雪芹时代的政治斗争、思想斗争、经济状况、社会状况等等，都必须有所了解。尤其要注意的是18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，正处在缓慢转型的时期，旧的封建制度的一切仍处在绝对统治的地位，社会仍是沉沉暗夜，但是新的事物新的经济因素、新的思想意识却在缓慢地暗暗地滋长，《红楼梦》正是真实地反映了一切腐朽的正在加速腐朽，一切新生的正在渐滋暗长的历史状况。过去，只是偏重于曹雪芹百年家世及其败落对《红楼梦》创作的影响，现在看来，这远远不够。一部《红楼梦》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产物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反映，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反映。《红楼梦》的内涵是非常深广的，不是曹家的家史所能包含的。只有把《红楼梦》放到整个曹雪芹的时代和社会去考察衡量，才能真正了解这部书的深刻含义，如单用曹家家史来衡量这部书，是大大缩小了它的内涵。

第三，要认真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早期抄本

要认真仔细深入地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早期抄本，即未经后人窜改过的稿本，因为只有这样的稿本，才是纯真的曹雪芹的思想原貌。现在大家公认“甲戌”、“己卯”、“庚辰”三个本子是最早的本子，而我则认为甲戌本尚有有待深研之处。我认为它的抄定年代不可能比己卯、庚辰早，其中“玄”字不避讳，“凡例”的第五条明显地是从庚辰本转移过来的，脂批的错位，批语的较多错字，版口有“石头记”和“脂砚斋”字样的特殊标志等等，都值得深入探讨。我认为它的底本是经过整理过的本子，

如果它一开始就有“凡例”等等，则后来己卯本、庚辰本为什么又删去了“凡例”。现今所见己卯本、庚辰本都是几个人合抄的，所以保持了原本的款式，且字迹明显的有的部分写得极好，有些部分则极差，这是因为早期尚在秘密传抄阶段，所以要多人合抄，要完全按原稿的款式，否则就不能合成。到了后来的抄本，已可公开抄了，所以就可一人抄到底了，字迹也只有一个人的笔迹了。而现存甲戌本却是一色很整齐的一个人笔迹，虽然甲戌本是一个残本，但现存最后一回以至第二十八回，存留篇幅不算太少（现尚存十六回），却都是一色的笔墨。另外，批语还有预留空白待补等等。再如戚蓼生序本、南图藏本等，也都是一色的工楷抄写，这都是后抄的特征。所以我初步认为这是经过后来整理过的本子，当然我说的后来也不是说乾隆以后。我看它的纸张，是与己卯、庚辰一样的乾隆竹纸，但纸色的黄脆程度，却超过己、庚两本，这与收藏者的保藏好坏有关。所以现今只有“己卯”、“庚辰”两本是真正保存了《红楼梦》原始面貌（即雪芹原稿的款式等等）的本子。至于“甲戌”本的正文，我认为是《红楼梦》的早期文字，但在乾隆末年重加过录时，又据后来的本子有所修改。

我这样说，并无贬低“甲戌”本价值之意，甲戌本上有大量珍贵的脂批，有多出于别本的独有的文字，这些都是别本所不可替代的它所独有的价值，我只是认为应该认真深入地研究和鉴定它，认真去解决上面这许多问题，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，希望专家们多加研究而已。不仅如此，作为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原始文字来说，现存其他诸种脂批本，包括程甲本在内，都是值得重视而加以研究的。寻求《红楼梦》的原始文字，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本子上全部解决，只能用比较研究的方法，把各个早期抄本作认真的排列研究，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来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我认为己卯、庚辰两种本子，恰好是可以作为我们探求《红楼梦》原始抄写款式的一个坐标。从文字的角度说，则甲戌、己卯、庚辰三本的文字，都是属于早期的文字，都应该

加以珍视。

第四：要参照《红楼梦》同时代的作品

在研究《红楼梦》时，应该把与《红楼梦》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拿来作参照比较，其中尤其值得用来参照的是《儒林外史》。《儒林外史》写作的时代几乎与《红楼梦》完全相同。而书中反科举、反八股、反封建礼教、反妇女殉节、反社会的假道学及假名士等等，几乎都是与《红楼梦》相通的，我们可以用《儒林外史》来印证《红楼梦》，从而可以看出两书所反映的共同时代特征。不仅如此，比曹雪芹略早一些的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也值得拿来作比较，其中有关婚姻爱情问题、反科举八股问题，揭露社会黑暗，批判封建政权的残害人民等等，其精神都是与《红楼梦》相通的。通过比较，也可以看出从康熙到乾隆时社会共同的连贯性的问题。

当然，除此之外，清代有关的笔记小说及其他文献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多加参照。

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最大歧路，就是猜谜式的“索隐”和“考证”式的猜谜。更有甚者是造假材料，把真的说成假的，把假的说成真的，真正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，至今这种方式还有很大的市场，因为它有欺骗性，它容易让一般读者上当。所以人们须要警惕，须要加以识别，以免走入歧路。

三、解读《红楼梦》

《红楼梦》这部书，我个人觉得，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解读：

第一，贾宝玉人生之路的解读

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，是一个全新的形象，他的全部行为，在正统派的眼里，就是第三回两首《西江月》词写的：

无故寻愁觅恨，有时似傻如狂。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。潦倒不通世务，愚顽怕读文章。行为偏僻性乖张，那管世人诽谤！

富贵不知乐业，贫穷难耐凄凉。可怜辜负好韶光，于国于家无望。天下无能第一，古今不肖无双。寄言纨绔与膏粱，莫效此儿形状！

然而，作者是否真是赋予这个形象以这样的思想内涵呢？贾宝玉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？这却须要认真解读。

曹雪芹一再提醒读者，“千万不可照正面，只照他的背面，要紧，要紧！”（第十二回）这句话虽然是对贾瑞照风月鉴说的，但也是读《红楼梦》的一把钥匙，不过并不是一股脑儿把全书都从反面来读就算符合作者之意了，其实作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作者只是说《红楼梦》在某些事情上，某些话语上或某些诗词上，不能光看其正面，而要仔细寻绎其更深的内涵，甚或竟要从反面去理解，才能悟其真意。这两首《西江月》词，却正是要从相反的意义来理解，才能得作者之意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七回宝玉说：

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，一点儿做不得主，行动就有人知道，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，能说不能行。

第三十六回贾蔷买了一个雀儿笼子给龄官玩，龄官说：

“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，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

子（指学戏）还不算，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，也偏生干这个。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，还问我好不好。”贾蔷听了，不觉慌起来，连忙赌身立誓。……将雀儿放了，一顿把将笼子拆了。

这两段文字，前一段十分明白地写出了贾宝玉深恨自己“做不得主”，没有自己的行动自由；后一段恰好借龄官的嘴说出了“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，关在这牢坑里”，不得自由。最后还是让贾蔷把雀儿放了，把笼子也拆了。这个情节当然是贾蔷和龄官的，但其思想却是曹雪芹的思想。作者分明是借龄官的情节写出了要求给人以自由的思想。特别是第六十回春燕对她母亲说：“我且告诉你句话：宝玉常说，将来这屋里的人，无论家里外头的，一应我们这些人，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，与本人父母自便呢。”这里，作者直接就写出了贾宝玉认为人应该有自由的思想了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七回贾宝玉在见到秦钟后，乃自思道：

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，若也生在寒门薄莒之家，早得与他交结，也不枉生了一世。……“富贵”二字，不料遭我荼毒了！

这是宝玉对自己生在这“侯门公府”之家的憎恶，觉得这个富贵之家反而限制了他与普通人家的交往。而秦钟也想：“可知‘贫窶’二字限人，亦世间之大不快事。”这里已经比较明显地写出贫富的限制，等级的限制。第三十六回宝玉对袭人说了一段反对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的话后说：

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，该死于此时的，趁你们在，我就死了，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尸首漂起来，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，随风化了，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，就是我死的得时了。

第五十七回宝玉又对紫鹃说：

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，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，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——灰还有形迹，不如再化一股烟——烟还可凝聚，人还看见，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，这才好！

这两段话尽管说得极怪，从字面上看似很难捉摸，但实际上却是极端愤世嫉俗的话。宝玉恨不得自己立刻离开这个污浊的社会，而且随风而散，一点也不留痕迹，以免自己与这个污浊社会再有沾染。这实质上也是曹雪芹对这个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批判。第七十一回尤氏说宝玉：

“谁都像你，真是一心无挂碍，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，饿了吃，困了睡，再过几年，不过还是这样，一点后事也不虑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，死了就完了。什么后事不后事。”

贾宝玉坚决反对“仕途经济”，反对“国贼禄鬼”，反对“文死谏、武死战”，反对“八股科举”，反对“程朱理学”，这在《红楼梦》里都是有曲折的反映的。实际上，在贾宝玉的面前，是明明白白地摆着几条可由他选择的人生道路的：一是走“仕途经济”、“科举考试”，然后做官的道路。这是他的封建家庭以至宝钗、湘云、袭人等都希望他走的路，但是他却坚决拒绝了。二是现现成成地走贾赦、贾珍的道路，即接受世袭恩荫，在家当闲官，享清福，酒筵歌舞、三妻四妾地享受一辈子，也是毫不费力的；再有就是干脆像薛蟠那样当一个花花公子，也是无人来管制他的。然而这一切现成的而且是很顺利的人生之路他都一概不走，他却偏要在万目睽睽的环境下，顶着世人的诽谤，受着严父的毒打而坚决走自己的路。当然贾宝玉走的人生之路，在

《红楼梦》里是没有什么名称的，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上面所引的这些文字和书中的全部描写，可以看出，实质上贾宝玉是走的一条自由人生之路。因为他不受封建官场的引诱，不受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的束缚，也不受腐臭糜烂的封建贵族家庭肮脏生活的腐蚀，而独走被人鄙视、受人轻贱而被世所弃的个人自由之路，这是多么难得，多么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啊！贾宝玉的时代，还是封建社会沉沉暗夜的时代，代替封建制度的新时代的曙光还未透出或刚将稍稍透出地面，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写出更超越时代所许可的自由思想来！有这样的思想形象，有这样耐人寻思的情节和语言，已经是大大超越那个时代了！

第二，宝、黛爱情悲剧的解读

凡是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，无不被宝、黛的爱情悲剧所感动，清代的笔记小说里说，有人因读《红楼梦》感宝、黛之悲剧而致病致疯，可见其感人之深，似乎可以无须解读了，人们早已理解了。然而，以上所说的，还只是情之所感，而不是理之所喻。我这里所说的解读，是要对宝、黛爱情悲剧作理性的认识。我认为宝、黛爱情悲剧有以下几点新的意义，不可忽视：

一是新的爱情观念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说：“终身大事，一生至一死，非同儿戏，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。若凭你们拣择。虽是富比石崇，才过子建，貌比潘安的，我心里进不去，也白过了一世。”这话虽然是尤三姐说的，但分明是一种新的爱情观念。这话所以由尤三姐说出来，是因为符合尤三姐的身份。在曹雪芹的时代，根本还谈不上什么爱情观念，有的就是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就是“门当户对”，根本没有什么自由恋爱、自由选择的问题。但曹雪芹却让尤三姐说了上述这一番话。这是一番在男女爱情史上惊天动地的话。他根本不把封建礼教当作一回事，他直接提出了三点反传统的主张，一是“终身大事，一生